

# 第三章

一六四九年五月二十二日，星期六 天氣炎熱，南風。兩艘戎克船抵達，共搭乘 75 人，只有一名女子。其中一艘，來自泉州安海，自稱曾遭西班牙船搶劫。是日，通知各地牧師及駐軍，加強各番社教化，俾使能作祈禱及背誦十誡者增多。公司貿易船 Swarte Vos 號返航，牧師 Robbertus van Sassen 攜荷蘭、新港語對照《馬太福音》往巴達維亞尋求印刷。——《熱蘭遮城日誌》（作者摹擬）



古荷蘭語和新港語（右）並列的《馬太福音》，1650 年左右出版。維基百科提供。新港社位於赤崁及其附近，即今台南市一帶。台灣原住民語言複雜，荷蘭人以新港語作為宣教語言。

萬大明搭乘的雙桅帆船，傍晚時分離開媽祖澳，當晚（四月十一日）越過最為凶險的東黑水溝，到了第二天（四月十二日，陽曆五月二十二日）吃早餐時，澎湖只剩青山一髮，而前方水天相接處，台灣已隱然浮現了。

海水逐漸由深碧轉為淺藍，接著轉為白色，前方的陸地已呈現在眼前。前行，陸地越來越清晰，九座沙洲，像九條大魚似的依次伸入大海，船老大指著那些沙洲說：

「第一座是加老灣，第二座是北線尾，中間的水道就是鹿耳門，紅毛仔已用沉船封住，不能通行了。第三座是一鯤身，最北邊有座建築物，那就是紅毛城。現在船隻只能從紅毛城下的水道進入赤崁。」

一鯤身，荷蘭人稱為「大員」，有時泛指台灣。一鯤身的紅毛城，又叫做台灣城或王城，荷蘭人叫它熱蘭遮城。雙桅帆船朝著紅毛城直奔而去，那幢紅磚砌的建築物愈來愈清晰，約一個時辰後，雙桅帆船在紅毛城的西南靠岸，這裡接近外城的倉庫，便於貨物上下。荷蘭人在此設立關卡，船隻一到，就得降下風帆，下錨等候盤查。

這時紅毛城下停泊著兩艘紅毛船和五艘中國船——都是從鄭家地盤來的。因

爲沒有其他船隻進港，雙桅帆船一靠岸，就上來三名荷蘭兵，都有六尺左右，比他們帶的那名翻譯足足高出一個頭。萬大明暗自打量著翻譯，心想：「船老大說，郭懷一的弟弟給荷蘭人當翻譯，不知是不是此人？」翻譯年約二十五六，個子矮了些，但臉龐長得十分俊秀，那雙向鬢際斜張的桃花眼看起來像是隨時要笑似的。

荷蘭人一上船，船老大就恭敬地每人奉上一封茶葉和一床絲綿被，然後對翻譯說：「您就說，這是中國最好的武夷茶和最好的絲綿被，特地帶來送給他們的。」

「您放心吧！」翻譯顯然和船老大很熟。

翻譯噤哩咕嚕地幫他譯成荷蘭話，三名荷蘭人連連點頭，顯得十分高興。船老大取出泉州府發的公文，雙手呈上，荷蘭兵轉交給翻譯查驗，翻譯很快地瀏覽完畢，然後對荷蘭兵說了幾句，就交還給船老大了。船老大連聲道謝，又對翻譯說：「交割時還請費心。」

「看情形吧，如果牧師在場，就不好說了。」

盤查完畢，三名荷蘭兵偕同翻譯下船，等他們走遠，船老大對萬大明說：

「他就是郭懷一的弟弟郭普一，大家都叫他普仔。他們兄弟一個身材高大，一個體型矮小，簡直就是七爺、八爺！這普仔百巧百能，又有語言天才，到台灣不到兩年，就學會紅毛話，當上翻譯。到了赤崁，我會去找他，到時可以請他帶你去見郭懷一。」（七爺、八爺，閩南廟會時一高一矮的神偶）

「郭懷一住在赤崁嗎？」萬大明問。

「他住在禾寮港，紅毛話叫做土美村，離赤崁十來里路。他是大結首，就是大承包墾戶，他最初承包的土地在禾寮港附近，所以就住在那裡了……」

正說著，湧上來三名腳夫，船老大趕緊指揮著他們，將船上的瓷器、茶葉和絲綢搬上岸，挑到外城的庫房交割。荷蘭人把這些中國特產運到日本，或經巴達維亞轉往歐洲等地，台灣成爲中國貨出入的中間站。

當時中國銀價甚高，四兩銀子抵一兩金子，而西方的銀價甚低——墨西哥盛產銀子，用銀子套取中國的黃金，或購買中國的貨物，利潤高得難以想像。船老大在海上「賣」給西班牙人的只是一小部份，挑夫挑了十幾趟才挑完。

萬大明正在眺望紅毛城，船老大走過來對他說：「兄弟，上岸走走吧！交割手續相當繁瑣，一個時辰能辦完就不錯了。外城是兵營和倉庫，內城是官署，尋常百姓都不能進去。東邊的台灣街，有百來家店舖，有很多內地不容易見到的東西。」

萬大明仔細打量一下，只見內城呈正方形，較高；外城呈長方形，較低。內外城都是用紅磚砌的，看起來相當堅固厚實，但面積很小，只能算個堡壘，和中國的城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
萬大明下了船，往紅毛城的正門走去，城門口有四名荷蘭兵站崗，還有兩隊荷蘭兵，每隊七人，繞著城巡邏。城門附近，撐起幾把陽傘，幾個年紀大的荷蘭人在陽傘下抽菸聊天，年輕的男女在陽傘外面曬太陽。荷蘭女子落落大方，不避生人，萬大明在澳門看過西洋女子，這時仍免不了多看幾眼。

繞到城東，城外有個小廣場，中央豎立著一根一丈多高的柱子，頂端的三角

架上，垂下一根帶環套的繩子，萬大明知道，那是吊人用的，他在澳門看過。洋人不興殺頭，死刑一律問吊。

小廣場東頭，是片街市，也就是船老大說的台灣街（街，閩南語含「市」的意思）。成排的店舖多為荷式建築，甚為嚴整，除了小吃店，大多賣些內地運來的日用品、布匹、藥材和農具，也有幾家賣鹿皮、鹿脯、熊膽等台灣土產的，和幾家賣胡椒等南洋貨的……，別看這片街市面積不大，賣的東西還真不少。

開店的都是漢人，顧客也以漢人為主，偶而可以看到幾個荷蘭人。漢人都作明朝裝束，拖著辮子的萬大明一出現，人們紛紛投以鄙夷的眼光，指著他大叫「胡仔！」他們哪裡知道萬大明的用意？荷蘭人對國姓爺一直防範著，要是他作明裝，豈不是表明是從義軍地區來的。在連續的叫罵聲中，他從街頭走到街尾，再折回來走進一家小吃店。

客人一上門，管他是不是「胡仔」，店家趕緊過來招呼生意。萬大明點好菜，又叫了一壺米酒，藉機向老闆打聽：

「頭家（閩南語，老闆），你知不知道郭懷一郭大爺？」

「他是大結首，紅毛仔封他長老，台灣沒有幾個長老，當然知道了。」

「聽說他弟弟當翻譯……」船老大要介紹普仔和他認識，他必須多打探點消息。

「他叫普仔！本來依靠哥哥，自從當上翻譯，就搬到赤崁住了。我們從沒見過差異那麼大的兄弟！哥哥身材高大，他比哥哥至少矮一個頭；哥哥不大和紅毛仔來往，他和紅毛仔好得不得了；哥哥喜歡練武，他喜歡吹拉彈唱、吃喝嫖賭，赤崁街有家娼館，他成天泡在裡頭。」

「妓女哪來的？」萬大明感到好奇，船家曾對那些莊稼漢子說，台灣沒有多少漢人女人，必須要有打光棍的心理準備。

「都是些小番婆！」老闆笑著說：「有人到番社買些還沒刺青的小女孩，帶回來教她說咱們的話，到了十四、五歲，就可以接客了。番婆長大了臉上刺青，像鬼一樣，誰敢要啊！」

「哦——」萬大明該問的都問了，又恢復了他慣有的沉默。

□ □

萬大明回到船上，船老大仍在城內辦交割，他的兩個兒子留在船上看管那些莊稼漢子，到了赤崁街，船家才把他們交給雇用他們的結首（承租墾戶），交割前如果有人溜了，做出什麼歹事，船家得負起責任。萬大明身份特殊，又對船家有過大恩，只有他能下船溜達。

太陽將要下山時，船老大才回到船上，掛著一臉不高興，兩個兒子知道，一定是碰到韓布魯克牧師了。按例，除了抽取十一稅，財務官都會以多報少，明明是一千匹絹，可能登記成九百匹，理由是預先扣除耗損，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福利金。然而，要登記成多少，得看給財務官多少好處，這時翻譯就居於關鍵的角色。普仔當然沒問題，但韓布魯克精通閩南話，如果他在場的話，就不能居中穿

針引線了。

第二天（四月十三日，陽曆五月二十三日）一早，船老大下令啓碇。紅毛城位於一鯤身。一鯤身等九座沙洲，和台灣本島間形成一片內海，漢人叫它「台江」。紅毛城和赤崁隔「江」相望，雙桅帆船乘著西南風，眨眼工夫就到達對岸。

赤崁這邊是片淺灘，大船不能靠岸，只能利用舢舨，到了岸邊再用牛車接駁。船老大先一個人上岸，去和結首接頭，約一頓飯工夫，一艘大型舢舨朝著大船駛過來，船老大帶著結首和他的手下來了。

當時荷蘭人把土地贖（租）給「結首」，也就是承租者，由他們設法到內地招募墾丁。資金和招募的多寡，和他們承包的土地成正比。有資本、有能力的結首，將承包的土地再包出去，在承租制最上層的，就是所謂的「大結首」，郭懷一就是其中之一。

上船的那位結首穿著樸素，大概是位低階的結首，他的手下也都是些樸實的莊稼人，不過衣服上都沒打補丁，看來台灣的生活確實比內地富裕。結首清點了人數，然後像趕羊似的，把那群襤褸漢子趕上舢舨，載往岸上去了。

那群襤褸漢子都不忘了和萬大明道別，他們不善於表達感情，只會說聲「大仔，阮去了。」就黯然地登上舢舨。他們花了一兩銀子船資，都覺得船老大收費太多，很少人向船老大致意。（阮，閩南語，意為「我們」）

舢舨載著襤褸漢子走了，船老大這才舒了一口氣，此行雖然被財務官剋扣了不少，利潤仍相當可觀，接下去就是採辦鹿皮、鹿脯、沙糖等台灣土產和外洋雜貨，帶回內地再賺一票了。

萬大明站在船頭，目送那些同船的莊稼人走遠。這時船家開始收帆、下錨，大家不疾不徐，口裡還哼著山歌，和開航以來的緊張氣氛大異其趣。萬大明過去幫忙，船老大早已把他當成朋友，揮揮手說：

「船上的活你幹不來，一會兒就好了，咱們還沒好好喝幾杯呢！」

萬大明還是過去幫忙，他身長力大，幹起活來有模有樣，偌大的船尾舵，他一個人就能拖上船，船老大看得嘖嘖稱奇。

「兄弟，」船老大說出憋在心裡已久的話：「你是詔安人，又姓萬，你會不會是萬門的老么萬九？」

「您想到哪兒去了！」萬大明神色自若地說：「您是從哪裡聽來的？」

「一個多月前吧，船到了潮州，聽到詔安萬門將要投效國姓爺的消息，一時街頭巷尾都在談論萬門。聽說萬門的異姓弟兄都改姓萬，武功最好的是老么萬九。你和傳言中的萬九差不多，我才這麼瞎猜。」

「您還真會猜。」萬大明敞朗地笑著：「萬門弟兄都是單名，我叫大明，單就這一點，就和萬門不合了。」

「兄弟，你別見怪，我這麼猜，還另有原因——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國姓爺的人和郭懷一有聯絡，萬門又將投效國姓爺，我自然會這麼聯想……」

「國姓爺的人和郭懷一有聯絡！是真的嗎？您怎麼知道？」

「不瞞你說，我就幫國姓爺的人傳過信。我怕引起紅毛仔注意，交給普仔，沒敢交給郭懷一。」

萬大明注意聽著，萬千意念在心頭縈繞。

船老大繼續說：「紅毛仔人少，眼線可不少。兄弟，到了台灣務必小心，要是被扣上個奸細罪名，那就吃不完兜著走了。」

「荷蘭人懷疑郭懷一？」萬大明試探著問道。

「郭懷一是鄭芝龍舊部，國姓爺又是鄭芝龍的大少爺，你說荷蘭人能不懷疑嗎？」

「國姓爺志在光復，怎會圖謀這個小島？荷蘭人也未免太多慮了。」萬大明繼續試探。

「要是站在荷蘭人的立場去想，你就明白了。」船老大說：「他們只有一千多人，可是咱們的人越來越多，現在少說也有一兩萬了，他們不能不小心。」

萬大明仔細聽著，不禁對船老大刮目相看。

□ □

當天（四月十三日，陽曆五月二十三日）傍晚，船老大帶萬大明上岸，到赤崁唯一的一家娼寮去見郭普一（普仔）。赤崁街荷蘭人叫做普羅門遮市，赤崁一帶的居民有四、五千人，約佔全台灣漢人的三分之一。當時赤崁還沒建城，荷蘭人在赤崁街以北駐有騎兵，漢人稱為「馬房」或「馬棚」，更北有座花園，荷蘭人常到這一帶騎馬、遊玩。

普仔以娼寮為家，船老大輕易地找到了他。當時前來台灣的漢人，男女比例約十三比一<sup>1</sup>，這赤崁唯一的娼寮生意相當好。普仔住在娼寮後進的一處院落，避開人來人往的喧囂。

普仔身穿藏青色儒服，頭紮黑色儒巾，手中拿著一把白底紫竹摺扇，雙眉入鬢的桃花眼飄來飄去，萬大明不由的聯想起唱昆曲的小生。

船老大和萬大明來訪，普仔支開包養的妓女，等她的腳步走遠，船老大從兜裡拿出一盒吉林人蔘和十兩紋銀，萬大明報過姓名，也奉上一隻暹羅象牙鼻煙壺，普仔輕笑著對船老大說：

「真不好意思，沒能幫上什麼忙，還勞您送我這麼多東西。」

普仔又對萬大明說：「昨天在船上就看到您，一看就知道您不是來打工的，為免引起荷蘭人注意，所以沒和您打招呼。您來找我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我想拜見令兄，希望您能代為引見。」萬大明直接說出來意。

「你看，我都忘了給你們倒茶了。」普仔有意無意地把話岔開：「我這裡有上好的龍井，在台灣是喝不到的。」他起身倒茶，又略帶興奮地用摺扇指著牆上

<sup>1</sup> 據一六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台灣長官韋爾伯致巴達維亞總督函，當時「登計居留的中國人漢人為一一三三九人，其中婦女八三八人。」比值約十三比一。沒登計的漢人，男子的比例可能更高。

的一幅行草，對萬大明說：

「萬兄，你我相遇，算是有緣。你看，這幅行草出自前朝書畫大家天池（徐文長的號）手筆，我敢說，在台灣絕對找不到第二幅青藤（徐文長的另一號）的字。」他把明朝說成「前朝」，而且說的特別大聲，當時明朝覆亡不久，很少有人會這麼說。

萬大明判斷普仔無意參與反清復明，但不知對方葫蘆裡賣的什麼藥，是有意賣弄？還是嫌自己的禮物不夠好呢？還是……？他不動聲色地順著普仔指的那幅行草望去，果然筆走龍蛇，狂縱中蘊含秀逸，的確不是凡品。

普仔連望萬大明一眼都沒望，逕自走向徐文長的那幅行草，揚聲說：「文長一生淒苦，爲什麼？我看是因爲他太死心眼，從二十一歲考到四十三歲，考了七次舉人，直到瘋了才不再考。」說著回過頭來，以揶揄的口吻對萬大明說：「萬兄，看來做人不能太死心眼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萬大明沒想到他會有此一問，但仍鎮靜地點頭稱是。

普仔繼續以調侃的口吻說：「大清已經定鼎中原，大明早就亡了，還有人死心眼地想恢復大明，萬兄，你取大明二字是這個意思嗎？」

「大明是我的字。」萬大明含混地回答。

「是嗎？」普仔突然鳳眼一揚：「你是不是國姓爺的人？」

「不是。」萬大明不加思索地回答。

「那麼，你來找家兄做什麼？」

「一件俗事。」萬大明笑笑：「容我見了令兄，再面報吧！」

「你不肯說，那就不說吧。」普仔的語氣緩和下來：「十年前，家兄遠走台灣。你應該知道，他是鄭芝龍的八大護衛之一。那時小弟已經進學（中秀才），還參加過復社（明末清流政黨），曾經對國事懷抱希望。甲申之變，崇禎自縊，南京的小朝廷又鬧內鬩，小弟失望至極，就在那年乘桴浮於海了。」

普仔沉吟片刻，接著說：「家兄來得早，很快地就發展起來，後來小弟當上翻譯，我們就更穩固了。家兄本已心灰意冷，自從國姓爺起兵，他又熱絡起來。明眼人都看得出來，大明氣數已盡，就是十個國姓爺也救不回來。萬兄，我不知道你找他有什麼事，不過要是愛護家兄，就讓他置身事外吧！」

萬大名聽出他的弦外之音，抱拳說道：「郭兄請放心，小弟絕不會爲你們兄弟帶來麻煩。」

「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。」普仔又恢復了他的灑脫：「我們在麻豆的墾戶和番人發生爭執，他到麻豆去了，十天、八天才會回來。這樣好了，你到附近的悅來客棧住下，等家兄回來，我會通知你，這段時間不要找我。有人問起來，就說來探望族兄。記住！你的族兄叫做萬金發，四十歲，他是家兄的帳房，剛好姓萬，他現在也在麻豆。」

萬大明點頭稱是，對普仔的機智感到佩服。他當然也聽得出，主人不希望他在此逗留，於是立即起身告辭，和船老大回到船上取行李。途中回想普仔的言談，覺得此行恐怕遠比預計的艱難。